

清算蕭軍 的反動思想



劉芝明 著

新民出版社發行

清算蕭軍的動思想

劉芝明 著

新民出版社發行

清算蕭軍的反動思想

· 劉芝明 著 ·

發行者：新民主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二三號

承印者：永發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永樂街一四九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版

編輯人的話

「才子加流氓」的作家——蕭軍，自從得到中國共產黨與人爲善的幫助，在哈爾濱出版「文化報」以來，先是利用文化報散播其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企圖以此招致一些與他臭味相同的思想落後分子爲嚆嚥，一遂他個人英雄的虛榮慾求。到了去年八月，革命的勝利一天比一天迫近，患得患失的蕭軍，因爲個人主義還沒有得到滿足，於是他不顧一切的撕去其「革命作家」的面皮，大肆反蘇反共，以爲這樣便是保有了他的思想陣地，便可以向革命勒索什麼果實。從五十三期的文化報起，他接連發表過反蘇的「各色帝國主義」的謬論，發表過反對人民解放戰爭的「箕豆相煎」的鬆懈戰鬥意志的反動言論。

蕭軍的反動言論越來越囂張了，哈爾濱的文藝界不得不對他的錯誤思想開始批判。首先是生活報的社論「斥文化報的謬論」，接着東北文藝界的陳學昭、周立波、草明，宋之的等，以及哈爾濱、吉林的工廠、學校，也都對蕭軍的反動思想展開了熱烈的鬥爭，大家都明確的指出，蕭軍的思想、言論，雖然帶有許多個人的特點，但就它的本質上說，都不

是偶然的個別現象；因爲，既然中國還殘存着反革命的舊力量，那麼，這種舊勢力就勢必反映於文藝界；所以，蕭軍問題，就不能不提到高度的原則上予以嚴格的批判。

對於蕭軍的批判是這樣的有力、廣泛和系統化，但是怙惡不悛的蕭軍，却只一味的採取狡辯態度，他續以『古潭里的聲音』來回答批判的雷鳴。

蕭軍的無賴儘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但是這並不能引起大家的憐恤，鬥爭還是要鬥爭。他的一點一滴的錯誤思想，也都必須清算，因爲問題已經不是蕭軍個人問題，而是蕭軍的思想有着相當代表性的問題。

二月十三日，劉芝明先生在東北日報發表的對於蕭軍思想全面批判的文章，這篇文章，同時相當的代表了中國進步文藝界對於蕭軍思想的認識，因此我們把他編印出來，希望它能作爲讀者認識思想問題的參考。

目錄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	劉芝明	(一)
一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原則性的；其思想本質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		(一)
二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		(五)
三 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		(三)
四 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反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		(三)
五 狹隘的民族主義		(三六)
六 要把小資產階級引向進步；而不能是引向落後、反動。蕭軍的小資產階級道路，乃是死路		(四)
七 關於批評與文藝批評		(五)
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		(六)
東北文藝協會等十五團體聯合大會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		(三)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

劉芝明

一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原則性的；其思

想本質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

去年九、十月間，在哈爾濱等地，由生活報而展開的，文藝界，青年學生，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我認為基本上是正確與必要的，而蕭軍及其文化報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基本上錯誤的，至於文化報在某些羣衆中所起的作用，則是具有嚴重危險性與毒害的。

這個鬥爭，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假公濟私』，是『踏倒蕭軍』，是『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和物，妄想一統天下稱霸稱尊』，而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鬥爭。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是思想上的錯誤，是原則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管蕭軍有意與否，但按

其實質則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是嚴重的違反了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違反了他所承諾於黨以及黨希冀於他教育群眾的任務，違反了作爲一個通常革命作家所應有的品質和應盡的職責。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教導於羣衆的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是魯迅的思想與精神，甚而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水平都未達到（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我們是歡迎的，合作的，但應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不能混爲一談）。他是打着『馬列主義』和『魯迅』的幌子，偷運反動思想的雜拌，散佈於人民有害的毒素，希求達到他的個人主義的滿足。

我們只要翻閱一下文化報（到目前爲止已出六十五期，五日刊，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創刊），便到處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對人民、對解放區、對共產黨的不滿、誹謗、侮辱、毒害、和諷刺，例如在第八期上有一篇極惡毒的諷刺文——『新年獻辭』，編者按爲『該稿因其文體腐臭，本擬不登，惟察其內容，尙間有可取者，祇好忍痛刊出，聊備一格，此後擬不爲例。』全篇獻詞共七項，如：『支援前線也！擁護民主政府也！擁護中國共產黨也！打倒蔣介石趕走美帝國主義也！建立新人生觀也！』等等。這些題目是很堂皇的，至於內容，倒不是如編者所講的是『忍痛刊出』，而是『有可取者』（?!）這就是作者誹

設土地改革爲：『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強盜行爲，真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尙不爲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這就是作者在『贅語』（應改爲『聲討』——引者註）中給『黨、政、軍、民』扣上一百二十四個主義的帽子，茲略舉如下：

『……「阿Q」式「瞧不起」主義，「吉訶德」式與風車作戰主義，吹毛求疵主義，馬馬虎虎主義，游手好閒「二流子」主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主義，「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主義，「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主義，諱疾言醫面子主義，言行脫節主義，「吊兒郎當」主義，檢查工作發癮子主義，「王八拉車沒後勁」主義，慢性自殺與自暴自棄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主義，享樂主義，疲踢主義，虎人主義，鑽空子主義，拍馬主義，欺上瞞下主義，諂上驕下主義，經驗主義，自然主義，自流主義，空想做夢主義，正統主義，不學無術主義，報功掩過主義，不澈底主義，怨天尤人主義，發牢騷主義，無計算的「大鑊洒油滿地檢芝麻」主義，「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主義，唯利是圖主義，「牆頭草隨風倒」主義，陰陽臉兩面派主義，空談主義，拜洋主義，奴隸奴才主義，不誠懇的「手腕」主義，吃裡扒外主義」，……』

作者蕭軍爲舉出這些（實際上是造謠）乃是『君子愛人以德』（！）請讀者看看吧！這

就是作爲朋友的蕭軍，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人衣裳，給人民和共產黨所獻的『祝辭』！這是多麼惡毒的中傷啊！這是多麼使人憤激而難以容忍啊！！

蕭軍避開了人民的光輝、生長、喜悅和健旺……他專心搜索太陽中的黑點，而且是造謠，無中生有，加以擴大、醜化。他把解放區的人民，描寫成爲欺詐，偷竊、下流、機械、無知……例如他以『偷花者』（文化報四九期夏夜抄）。『這點小事』爲題，『測驗出一種國民道德的水準以及那種可怕的損人不利己的人心。』他描寫解放區的工農階級爲偷竊、下流。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還有更甚的，他仇視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把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比做『丑角當權』，他認爲共產黨裏『真正的丑角是穿上戲袍，善良的人反却充了丑角，共產黨儘讓那些『丑角當權』，使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談談笑笑隨便凌辱的屍丑，台下的人都看得大拍其手，可是觀衆的日趨逃避現實，神經的日趨堅硬，並不是無稽之談了。』（五一期丑角雜談）

蕭軍說『在這些『丑角』的統治下，「祇求機械的統一」，結果，人民的積極性的人格，人民的積極性的創造精神都被蔑視了，甚而被殺死了。』（四五期政教泛談）這就是蕭軍反對以共產黨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人民的統治。

這是夠多麼刻毒的啊！這已經不是朋友的諍言，而是毒箭射擊了。

蕭軍的思想發展到最近，是更加墮落了，更加腐臭了，而且走到反動的地步了。這就是他在文化報五三期上所發表的『各色帝國主義』的理論，及『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反蘇濫調，以及他的『撫今追昔錄』中的『莢豆相煎』的反對革命戰爭言論。往後的幾期，他的反蘇，反對革命戰爭的情緒和思想是繼續的發展着（這在下邊還要批評到）。

蕭軍的思想是瀕臨於危險的境地上了。

二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蕭

軍思想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蕭軍思想發展歷史的原因，同時又有其當前的社會原因；蕭軍錯誤乃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作爲一個作家的生活是開始於『跋涉』這本小集子上，這本小集子是些短篇的東西，大半是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年間寫的。

這些短篇主要的還是自我表現的東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但是『窮逼得他們實在太不情面了，』（跋涉——桃色的綫）『他們拼命的和環境奮鬥，他們只是咬緊牙關，硬着心腸，肉搏般的同窮困來抗戰』（同上）於是他選擇了『文筆生涯』，這是當時一種對現狀不滿，再加上喜好文藝，並能寫寫的知識分子所能夠走的一條道路，這條路有着進步的因素。

由於他窮，就靠自己的力量，（其實也是社會力量推動的，不過，蕭軍沒有意識到）寫文章過活，因此，就更多的看重了自己是一切，雖然有時候也關心到『下等人』（『跋涉』中的一篇短篇，一九三三，八，一一），也曾經恨過那『粗圓白柱的樓房』，『是什麼殿堂，是什麼王的宮』，『是上等人宴會的地方，是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同上）但這些都是由於自己也是窮的，不是由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而來的。作為知識分子如蕭軍這樣的人，在當時對於『下等人』，還不是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只是配角。

這時期，蕭軍的作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主題，一面是窮困，一面是愛情。

至於人生究竟『走向那裡呢』？

蕭軍只有這樣回答：『左不是在地球子上滾吧！滾到那裏算那裏！地球子如果不許我

們滾時，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到另個星體上去白相白相。」（桃色的線）

這時期，蕭軍還沒有明確的人生觀，還只是幼稚的本能的作爲個人而出現在世上，沒有真正的深刻的看到人民，看到階級；至於敵人，不管是階級的，是民族的，都還是模糊的，甚而是不關心的，只有當着敵人刺到他自己的頭上才抗拒一下，但也並不堅定。這點，在蕭軍往後發展，也是如此。但窮困與文筆生活，總算是推動他走向進步的一個因素。

『八月的鄉村』是蕭軍創作生活的新的階段，水平是超出『跋涉』，這部作品是反映了當時東北羣衆的抗日要求與情緒的。他所要反對的敵人是明確的，這比『跋涉』和以後的作品都表現得明確。文字是粗野、新鮮、生動、有力……從已經走過抗日戰爭時代，再去回憶那段艱苦奮鬥、曲折奔波的歷史，使人感到『八月的鄉村』確還有些現實主義的表現。這就是『八月的鄉村』中的抗日游擊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艱苦地奮鬥着，預感到曲折、辛苦，要走較長的道路，但最後，革命勝利是『一定的』（『八月的鄉村』，第十頁）。這個是由作者假書中的蕭明的嘴說出的，作者之所以能夠有此見地，正是偉大政黨——共產黨給他的智慧。這個智慧就是力量，支持了那些年代的艱苦的抗日鬥爭。

但是作者蕭軍並沒有真實的理解這個，他在書中表現的是抗日狂熱多於這個理性所支

持的力量，因之，讀者從『八月的鄉村』裏只能得到一些抗日印象，同轟轟烈烈的感覺，而不能由於這個作品，喚起真實的有前途的戰鬥下去的精神。『八月的鄉村』作者沒有真正懂得『中國人民是不能被奴役到底而要戰勝敵人』的，因之歷史是勝利的（抗日是勝利的）。但『八月的鄉村』是悲劇的結束了（雖然作者是在結尾上還寫到：『……到帽兒山等我們去吧！……就是這樣準備明天的吧！』（同上，二二六頁）

為什麼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呢？這就是說這本書沒有告訴我們抗日的真實力量的所在，也就是這本書的最大弱點和矛盾，就是說這本書客觀上雖反映着廣大羣衆的抗日要求與情緒，但主觀上却是把它寫成一支在空漠的曠野上，游魂似的行走的孤單隊伍，人們看到他們，雖不『驚慌』，但似乎也並不『熟悉』而『親熱』（同上，一九九頁），等到這支隊伍進了『集場子』，商家的代表、農民的代表、學生的代表、什麼的什麼……還像迎接胡子似的迎接了抗日隊伍。

我們很可以理解，在任何一個運動初期，可能是先由一點或某一較先進的一點起來，但這一突出的一點在要求與情緒上是一定與廣大羣衆聯系的，但這個並未爲作者所理解；或者這個點是由於某些主觀上原因而脫離了羣衆，但也未爲我們作者所理解。使得這本書未能在這一點上分析現實，批判現實；這是由於作者在當時並未十分清楚的了解抗日鬥爭的

基本力量是什麼，因此才這樣把抗日鬥爭極力渲染爲個人英雄主義的事業，爲『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爭平等的好漢子，這是露臉的啊！』（同上一四九頁）『將來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哼！人也不算白活一回！』（同上二〇四頁）『人橫豎還不是一輩子，男子漢、大丈夫。總得闖闖，儘死一輩子在莊稼地裏，有什麼出息！』（同上二〇四頁）

正是因爲作者以個人英雄主義事業來理解抗日鬥爭，他必然會看不到羣衆，必然要脫離羣衆，而且羣衆也就對於這支隊伍覺得是自己以外的東西了。

因此，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當着他描寫抗日情緒時是激動的、熱情的，但是一接觸到階級問題時，則就顯得軟弱無力了，就要暴露出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了。例如當着地主王三東家用武裝抗拒（抗拒原因姑不論它）抗日游擊隊時，陳柱司令逮捕了他以後，要執行槍決，命令蕭明執行時，蕭明遲遲疑疑的說：『槍斃他們必要嗎？』等到地主死後，蕭明則又感到一種矛盾的輕鬆說道：『這是對的！』（同上一三八頁）。蕭明這時也並不是從政策上考慮這個問題，只是從人道主義去感染，然而作者蕭軍倒沒有明確的批判。其他如作者處理蕭明與安娜的戀愛問題上（同上一七七頁），是很不合理的，是完全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設想的，由於處理這個問題而引起以後的一些問題：作者反認爲是寫知識分子的情緒波動。當然，作爲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不應因爲戀愛而失去鬥爭意志，但

是，作者本想寫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動搖，而恰恰是自己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處理這故事的，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情緒』的反映啊！

由此可見，這本小書是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而不是無產階級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裡所反映的民族抗日要求與情緒，是有其實基礎同廣大的羣衆的基礎，但作者是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情感、立場描寫的。抗日不管任何曲折艱苦，但因為抗日是以工農羣衆爲基礎的，所以他一定會勝利的。然而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的面貌把他抹了一下，就在『八月的鄉村』的形式下把它抹了一下，好像是無力量的，無前途的。這個不是歷史的往前發展的真實，而是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性的無前途的表現。其次，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是廣大羣衆的集體的英雄主義的事業，表現在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共產黨所領導的英雄的模範的事業上，這裡就不能是個人主義的英雄事業，像是『八月的鄉村』所說教的『男子漢、大丈夫、所闖出來的』事業。

『八月的鄉村』中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是被作者生硬的割裂開的，階級鬥爭的政策是概念的擺在書裏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帶有小資產階級『左傾』盲動的政治色彩；在革命領導上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脫離了廣大的羣衆。這個在當時作者也是不能理解的。不過，由此得到一個作爲作家應當如何反映現實的要求，就是作爲一個革命作家要深深體驗無產

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原則和政策，並有血有肉的與自己的階級觀點、方法、立場聯結起來，去觀察社會、階級、歷史……這樣，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中不能掌握到無產階級觀點、方法、立場，因此他的民族思想就表現了狹隘性，就帶上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這就是『八月的鄉村』的思想的分析。

『八月的鄉村』包含着兩種因素，一種是積極的，但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而另一種則是消極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積極的因素在當時是突出的。

從蕭軍到目前為止的整個歷史，『八月的鄉村』是個青年時代，而且是個頂點，但我們不希望這將是蕭軍一生中的最後的頂點。

往後，那積極的因素就逐漸的降低下去，消極的因素則上昇。『羊』和『江上』就是向消極方向走了。

蕭軍於一九三五年到上海，這時期的作品有『羊』和『江上』兩個集子。

從『羊』和『江上』來看，蕭軍的創作生活是由頂點往下降了。讀『羊』和『江上』，使人感到既沒有如『跋涉』的稚氣可愛，年青人的自我鬥爭，更沒有『八月的鄉村』那種硬勁，歌唱